

清初名僧智朴（1637—1710），俗姓张，号拙庵，徐州人。他15岁出家，35岁结庐盘山（天津市蓟州区境内），构青沟禅院（后名盘谷寺），因深谙禅机而声名远播。

智朴交游广泛、诗词兼擅，且娴于丹青，有《红杏青松图》传世。题咏此图者不下千人，其中不乏朱彝尊、王士禛、纪晓岚、祁寓藻、曾国藩、翁同龢、张謇、康有为、梁启超、叶恭绰等大咖。

康有为曾称：“我国朝二百年名士殆题遍矣。”该图历经辗转，一度被始建于唐代的北京名利崇效寺（旧名枣花寺）收藏，并奉为“镇寺之宝”。然而在其流传过程中，也掺杂着各式各样的虚构与想象。本文将揭开有关这张名画的若干谜团。

就近取景，作者以红杏、青松入画

智朴以红杏、青松入画，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是就近取景。杏、松于盘山，可谓触目可及、比比皆是。这两个景物时常出现在智朴和尚笔下，如“偶来红杏青松里”（《红杏青松图》自题）、“千株万株青松树，十里万里红杏花”（《题盘山图三首》之三），皆是。

先说杏。徐一士《一士谭荟》所载《邵子湘等书札》中，有拙庵写给著名诗人、累官至吏部尚书的宋荦的信函，谓：“山深阳缓，迟平原春色倍旬日。仆每坐山崖，看红杏百千树，疏密横斜，累累欲绽。竟不知人间世为何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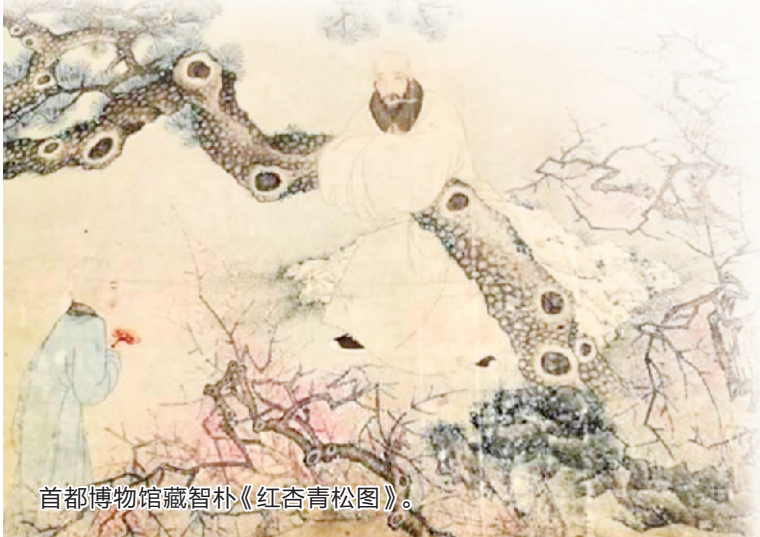
智朴和尚自己还写有《盘谷寺杏花》诗，曰：“杏花万树开，映日光皎洁。东风过岭来，满地翻晴雪。”杏花的颜色从红到白，这一演变暗含着时序转换。众所周知，杏花含苞之时花瓣白里透红，有如婴儿之肌肤般吹弹可破，盛放后则红色逐渐褪去，至凋落时，通身洁白如雪，一遇解语之东风，漫天翻飞，翩若轻云出岫，想来真是绝美。难怪朱彝尊曾在致拙庵的函札中感慨：“读红杏青松之语，不觉起舞。”

再说松。乾隆帝《盘龙松歌》云：“何处无松？盘山之松天下松之宗。”可见此地之松的高知名度。松在隐喻君子坚贞不屈傲然气骨的同时，更兼具神妙的禅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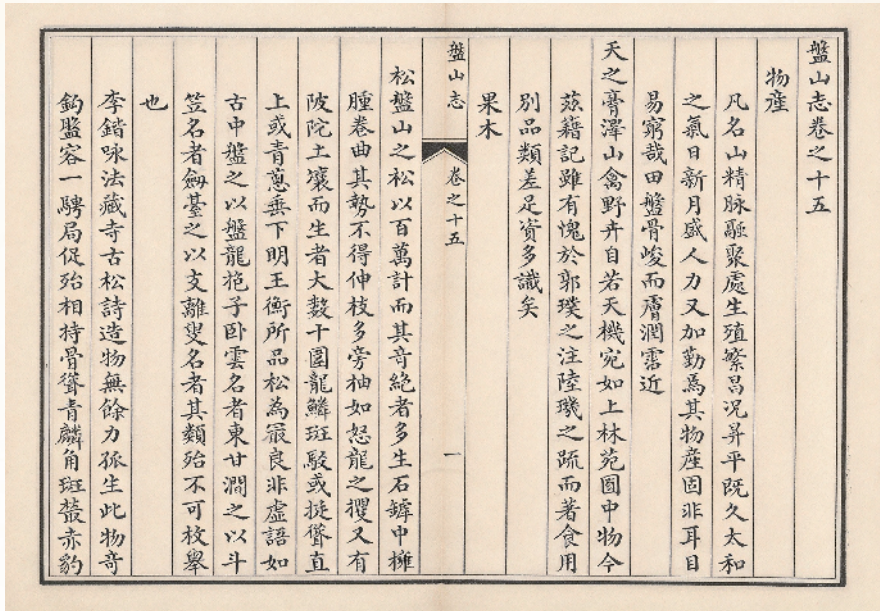
智朴和尚的好友戏曲家洪昇，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游盘山时，写下《山中夜坐和王右丞韵》一诗，谓：“松风千万树，松月二三更。惟对一僧坐，诂闻群鸟鸣。形神都已散，身世竟无成。不学空门法，真为负此生。”在松风松月的感召下，竟有了隐遁于此、避世逃禅之念，盘山松的魅力不容小觑。

《钦定盘山志》卷十五，也曾记载盘山的松之盛和杏之艳。状松，“盘山之松，以百万计，而其奇绝者，多生石罅中，臃肿卷曲，其势不得伸，枝多旁抽，如怒龙之攫。又有陂陀土壤而生者，大数十围，龙鳞斑驳，或挺耸直上，或青葱垂下”；记杏，“田盘峰坳涧侧有土壤处皆植杏。春时万树齐发，花光炫耀，与邓尉西溪之梅，各擅标格。”

清初名僧智朴《红杏青松图》之谜（下）



首都博物馆藏智朴《红杏青松图》。



卷十五记载的盘山松。
清乾隆二十年（1755）武英殿刻本《盘山志》

过度解读是对审美的悖离

在文人墨客笔下，红杏、青松几乎成为盘山的象征性景物。

如，洪昇《山中杂题》：“泉声三里五里，松影千层万层。红杏山山迎客，白云寺寺寻僧。”《留别拙公》：“春风三月山不寒，饱看青松与红杏。”朱昆田《题青沟朴上人小影三首》：“千林红绽三光杏，十里青排五粒松。”钱陈群《恭和御制〈驻蹕静寄山庄〉元韵》：“竭来展谒回清蹕，兴寄青松红杏间。”梁章钜《盘山》：“翠巘丹崖皆净域，青松红杏有诸天。”

再如，清宗室、将军诗人塞尔赫，对红杏、青松更是大书特书。《闻蔡玉躬游盘山》诗曰：“春风十里田盘路，绕遍青松红杏花。”《送藕湖、烟庐游盘山，独坐口占》诗谓：“飞泉惟石归行橐，红杏青松接上盘。”

红杏、青松固然是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意象，但我们不能因为画中人物“立青松、红杏间”，便径称“寓意松山、杏山”“图之命意指杏山、松山焉”“图有不忘松、杏意也”，甚或直言其“隐寓山河之痛”“寄抗清忠奸不两立之志”。

传说和误读赋予画作独特魅力

当然，也正是“指松、杏事而寄其慨”的传说和有意无意的误读，赋予了《红杏青松图》独特的魅力。

慕名观览者不绝如缕，自清初至民国，各路名流题咏殆遍。人们面对这一话题性充盈的历史遗迹以及附着其后琳琅满目的大家墨迹，内心热浪翻涌，跃跃欲试，纷纷结合自己的经历、心境以及对于已经逝去的历史场景的想象，发出音调不同的喟叹。

就连卓尔不群、“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大儒陈寅恪也参与其中。他1954年在岭南回忆起当年崇效寺观赏《红杏青松图》的过往，写下《甲午岭南春暮，忆燕京崇效寺牡丹及〈青松红杏〉卷子》二绝句，曰：“回首燕都掌故花，花开花落隔天涯。天涯不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抵死赊。”“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睿智如斯，也不免陷入“兴亡遗恨”的历史假想之中。这其中，或许也有些“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味。



智朴《盘山志》中的盘山图。

清代画家蓝孟（字次公）作有《春山唱和图》，画中“好山重叠，青松、红杏，弥漫岩壑”。我们当然不能据此类比，也说他隐含着政治深意，强行比附、过度解读，实在是对事实的扭曲和审美的悖离。前人早就指出，“若青松、红杏，则田盘胜景，迭见奎章，意智朴挂锡山寮，即就所目接者图之”（郭则沄《清词玉屑》卷六）、“盘山故以红杏、青松著胜，就所见图之耳。”（郭则沄《十朝诗乘》卷十六）删繁就简，廓清迷雾，一语中的，可谓颇具慧眼。

至于其他附庸风雅之辈、蹭取热度之徒，更如过江之鲫，比比皆是。

桐城派诗人、民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姚永概观见此图后，在《慎宜轩日记》中写道：“卷后历朝题跋甚多，人物高下不一，前后凌蹒，可惜也。”近代诗坛“同光体”的领军人物陈衍，在《同伯兄苏戡游崇效寺，观〈红杏青松〉图卷，遍读诸题作》一诗中感慨：“梵宇琳宫处处来，倪迂同癖亦堪哈。卷中名士多于鲫，爱好贪多几俊才？”均无不讥讽之意。

智朴和尚曾写有小词《山中即景·醉太平》：“松声、涧声、钟声、磬声，占时分过三更，看窗前月明。名争、利争、空争、梦争，劳劳半世浮生，养蒲团性情。”他长期蛰居的青沟禅院，从开辟前“虎豹窟穴”的荒野到建寺后“香火鼎盛”的繁华，再到二百年后“一片瓦砾”的荒芜，如电光火石，瞥然便过，没有留下太多引人入胜的历史遗痕。只有那烂漫红杏、蟠曲奇松，历经风雨，甘于寂寞，在山崖的回响中静静诉说着“山深阳缓”的过往故事。

赵韡 文/供图